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會　疏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三

持戒部第二　此別三部

述意部　勸持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爲學主
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尊四生同潤
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是
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
乎大論戒復方之日月譬若寶珠義
等塗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號曰平
船生長善牙又稱平地是以菩薩冥
受微塵不缺羅漢護持纖介無犯寧
當抱渴而死弗飲水蟲乃可被繫而
終無傷草葉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縱
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猿都無制鏁
淨囊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
長絕或復要聚惡人朋結凶黨更相
扇動備造愆瑕無慚無愧不羞不恥
日更增甚轉復尤淨似若莘蘆芠蔄

[illegible]全三 第二張 會

枚葉皆苦訶梨菓樹徧體無甘從明
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旣遥痛傷難忍
於是鑊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曦
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
注逼身則骨肉俱盡宛轉嗚呼何可
言念如斯等苦定由毁戒也

勸持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
殞命得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
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
尒時卒患膓痛氣將欲絶時醫語之
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
者白言其狗肉者為可於市買索食
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
服於酒其兄見弟極為困急賣酒語
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弟白兄言我
雖病急願捨我身命不犯戒而飲此
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殯葬具　人身旣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毁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信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實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
沮壞弟白兄言非爲親愛乃是嫂敗
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强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耶弟
即說偈以荅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一不盡護持 便爲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嘗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修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分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爲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是 我猶故不欲 況今不定知
爲老爲不老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驚害
即獲見真諦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厭世修道離且持戒內
懷定慧不現持相內言實德故菩薩
經云何等爲離邪命戒此菩薩不作
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無實德現
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法究竟
薩婆若何等爲不起惡戒此菩薩不
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
呵令其憂惱但一其心持清淨戒勝
果菩提得不須疑惑
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
行尸波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清淨尸
羅汝應知之何等爲十一者於諸衆
生命無損害二者於他財物不行劫
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者於
諸衆生不興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
有乖離六者於諸衆生不起麤言由
能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
有所言諦審說故八者遠諸貪著於
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離瞋恚善

能忍受麤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由
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
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
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
心三能遮煩惱四成就淨心五能增
長戒
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萬四千無量
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
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滿
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
不毀四不退誓願五安住於行六棄
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九
得勝三昧十不乏信財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
智慧何等為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
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
戒迴向菩提

引證部第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
與諸賈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
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
版上座比丘不得版故將沒水中于

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為水漂語年少
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
所得版應以與我尒時年少即便思
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
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版用與
上座必沒水中洄澓波浪大海之難
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
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憂
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
念已而說偈言

我為自全濟　為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為順佛語故
奉敬遺身命　若不為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版　必渡大海難　若不順聖言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版持與上座既授
版已於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
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
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厄難
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旦是比丘 晉是苦行者 號今為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衆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誦能持戒
斷事不為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為難 未獲於道迹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為而能為
此最為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宍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貪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設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今捨身命

為此獼命故　故緣我護戒　因用戒解脫
爾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
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即四
向望無可恃怙如麐入圍莫知所趣
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時比丘即自
斂身端正不服彼人語比丘言汝今
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
與結使鬪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猶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為獼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勸精進　修行於直道
堅持於禁戒　有使毀禁者　願轉於持戒
時珠師即加打棒以兩手并頭並
皆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
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　無益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等塵及芥子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為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戒　假欲自擁護
會歸於實滅　不如為持戒　為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必取解脫命　我若犯禁戒
乞食修善業　住此於樹下　必何因緣故
乃曾作盜賊　沒宣善惡繫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

轉復更撾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
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飲血珠師
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
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問耶
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悲泣不樂
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望使此鵝活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我望護汝命望汝得活苦
何意汝先死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
悲惱乃爾比丘答言不為我親所以
不樂珠師聞言欲作何語比丘以偈
答言
菩薩往昔時捨身以貿鴿我亦作是念
捨命欲代鵝我得最勝心欲代此鵝命
久住常安寧由汝殺鵝故心願不滿足
余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
而還得珠既見珠已便舉聲號哭語
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
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如似灰覆火我以愚癡故
燒歎鬢首身汝猶佛標相極為無相稱
我以是癡故不能善觀察為愚癡所燒

願當暫留住少聽我懺悔猶如跛者
按地還得起南無淸淨行南無堅持戒
道是極苦難不作毀缺行不過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要當値此苦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爲難爲護身受苦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懺悔說已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
爲賊劫掠剝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
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
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爲盡欲
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以草
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四向
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
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
攪絕身無衣服爲日所炙蚊虻蠅蚤
之所唼嬈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
日沒轉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走
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
誡言
若有智慧者能堅持禁戒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名稱普聞知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亦獲解脫果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損傷樹葉故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說　彼得出家時　能護持禁戒
剃頭為善事　戒相經采多　今則既難
又剃頭染衣　執中多傷毀　思多不堪任
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為草所繫不得屈申反以
轉動恐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
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眾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婬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智者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雞犬　屠割命無數　為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為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使諸日光　暴我身命乾
我要持佛戒　終不中毀犯　假使遇惡獸
剛裂我身手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各正
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
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畋獵漸漸

游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 [illegible]
心生疑惑謂是霧形尼犍子等遣人
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
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
黑故即便還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
爲尼犍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爲賊所劫 慚愧著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
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
即說偈言
靑草用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如林爲火焚 犛牛爲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搖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爲呪所迷惑 爲是苦行耶 爲自猒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 不敢挽頓拔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宅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爲蛇畫境界 以神呪力故

善哉不敢度牟尼尊慧界我等不敢違 [illegible]
我等頭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但其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並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為力
於戒為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隥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剎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尒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為
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己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勝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梁沙門釋法聰
隋沙門釋法充
後梁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
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藿是
甘樂業禪遊國至襄陽繖蓋山白馬
泉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兩
所置蘭若人今巡山者尚識故基
為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

異騎相從無故却退王驚而返夜感
異夢後更騎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
躬盡虔誠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
一合猛火洞然良久行堂忽變爲水
經行傾仰時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
知余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
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
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
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聰救援
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
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
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
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
與飲食解布遣余無害其日將王臨
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
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
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群吏
嗟嘗其事大施而旋有凶左右數十
壯人夜來欲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
遮過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
松樹止到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
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
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

鹿白雀馴服福止刹往所及慈救為
先圀見屠者驅猪百餘頭就三告曰
解脫首楞嚴猪遂紀解散走諸屠大
怒將事加手並佗然不動便歸悔過
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遇人牽網如
前三告引網一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
返又荊州旱長沙寺遣諮至耶所
請雨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
陵天宮寺即是梁太初年也其寺現
有碑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
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末住廬山
半頂化城寺脩定自非僧事未嘗妄
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
化下墜俗謗然以寺基華皇有不從
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
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
遂於此山香鑪峯自投而下誓捨身
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
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不
知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
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見充也身命
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充誠

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平也時屬[illegible]合

隆暑屍不臭爛時當開皇之末年

也 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忍辱部第三 此別四部

述意部　勸忍部

忍德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忍之爲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羼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主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拔爲先菩薩之懷愍惻爲用常應徧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編惱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聲慘顏厲色遂相捶打便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鴟梟含毒逾於蠚蠆所以歷劫怨雠生生不絕也

勸忍部第二

如菩薩藏經云夫念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能善根爲瞋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

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
辨忿恚害令舍利子我今為汝廣說其
事我念過去為大仙人名修行處時
有惡魔化作五百健罵丈夫常逐
我興諸惡罵晝夜去來行住坐臥信
若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衢若空閑
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麤惡言毀
罵訶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
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為諸魔羅之所
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常興慈救
而用觀察
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
石雨鳥惡口罵言大人堪受如華雨
象行者常觀前人夲來因緣或於
過去為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
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為兄弟妻子
眷屬或是聖人昔為善友凡情不識
何須加毀
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
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
一切衆生常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
被損三觀唯法無衆生有何能損及
所損四觀一切衆生皆自受苦云何

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
我子云何於由 欲生損害由此五觀
故能滅瞋
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
旋然不爲此苦而發於惡心
成論云行慈心者臥安覺安不見惡
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又
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爲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爲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 名爲有
力大人
又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
惡則應發露
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得言
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已美
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患毫
鬚已上皆當視顧慚愧奉受
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
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
又云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

又經云恕己可為喻勿殺勿行杖
又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外
之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
無殊若乘斯旨便同部俗何條內外
如經云佛為衆生說法斷除無明暗
惑猶若良醫隨疾授藥是名內教
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興是名外
教
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
猒離生死志求出世是為依內若乘
斯行翻為外俗在家之人若能猒捨
俗情欣慕高志專崇三寶修持四德
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愛敬能行
斯行翻同為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
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寤真理心常
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既知如是
欲行此行唯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
塵巾攬垢向己持淨與人故經云退
而得者佛道也
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為是義故常
須進勝他人常須剋責己躬也
忍德部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

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姓三　法苑珠林卷八十二　第十張　會主
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
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
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
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
於忍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
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火
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
水不能漂五為非人所護六得身相
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
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
樂又私呵三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
一切智何等為六一得身力二得口
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
六得慧力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
智慧何等為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
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
三於求法時隨順和尚阿闍梨行四
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
又比丘避惡名經偈云
難御多惡名　善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言

亦不應起惱鬧害恐怖者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衆生不成出家法任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執恐堅住者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令汝成劫賊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如汝自知已諸天亦復知

引證部第四

如王今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
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
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
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
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
銜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
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龜即
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
尒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
死苦今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
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
心性麁獷言少誠信佛勅羅雲汝到

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戒
羅云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
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云歡喜
趣前禮佛安繩牀坐佛踞繩牀告羅
云曰澡槃取水為吾洗足羅云受教
為佛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云汝見
澡槃中洗足水不羅云白佛唯然見
之佛語羅云此水可用食飲以不羅
云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
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
可復用佛語羅云汝亦如是雖為吾
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為沙門不
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胸
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云棄
澡槃中水羅云即棄佛語羅云澡
槃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
可復用所以者何用有澡槃之名曾
受不淨故佛語羅云汝亦如是雖為
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
受惡名亦如澡槃不中盛食佛以足
指撥却澡槃應時輪轉而走自跳而
墮數迴乃止佛語羅云汝寧惜澡槃
恐破不羅云白佛洗足之器價賤

將意中雖惜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
亦如是雖為沙門不攝身口意言惡
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
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
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
槃羅雲聞之慚愧悑悸譬如戰象兩
牙二耳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
鼻所以者何象鼻爽脆中箭即死
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
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
人犯十惡不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
偈云
我如象鬪 不恐中箭 常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伏 可中王乘
調為尊人 乃受誠信
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厲剋骨
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識想靜寂
即得阿羅漢道
又羅雲忍辱經云尒時羅雲向一不
信婆羅門家乞食慳惜不與羅雲被
打頭破血出復攝沙授鉢中羅雲含忍
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
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横杵我我痛

斯須開奈彼長善何獨衣利剝割骨
屍臭屍不知痛非貌之不利又如天
甘露餌被溷豬食溷豬拾之夫非是
甘露之不美哉以佛真言訓世凶愚
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自佛佛言
夫惡心之興是已之衷輕薄惡人命
將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
加痛毒無不至八万四千歲其壽乃
終魂神更受含毒蟒身毒還自害其
身終而復始續受蛔形常食沙土万
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蛊
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
死罪畢為人母懷之時當有重病家
中日耗兒生鈍頑都無手足其親驚
怪皆曰何嫁來為不祥即取捐之著
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
石刀杖斲子頭惱窮苦旬日乃死死
後魂靈即復申生輒無手足鈍頑如
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為人常
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
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
塗若蒙餘福得出為人稟性常愚凶
虐自逐為人醜陋衆所惡憎生輒貧

第聖賢一不祐 [illegible]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尊者舍利弗大
目揵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舍利
弗新剃鬚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
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
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
頭伽吒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
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
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吒鬼再三
不用伽吒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
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吒煮我
伽吒再三喚已陷入地中墮阿鼻地獄
目連聞舍利弗為鬼所打即往問言
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利弗答言
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
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
利弗真為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
耆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糩況復打
人而不苦痛爾時舍利弗語目連我
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揵連共
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
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堅住不傾動染著心已離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illegible]

瞋者不反報若如此修心何有善獲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
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為忍辱往
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
與內宮眷屬作諸伎樂遊戲林間縱
意娛樂經久疲厭而便睡眠內宮諸
女為華果故遊諸林間遙見仙人於
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
所到已頂禮圍繞而坐仙人即為說
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
法是可呵責是可厭患諸有智者當
遠之諸姊皆應生厭捨離王從睡
覺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
將去耶即拔利劍處處求覓乃見諸
女在仙人邊圍繞而坐生大瞋恚是何
大鬼誘我諸女即前問之汝是誰耶答
言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
言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瞋
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即復問
言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
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答
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未離欲
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

忍辱人可中一臂試能忍不介時仙
人便申一臂王以利劍斬之如斷藕
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
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申餘一
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
荅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
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責問荅皆
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七瘡已
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
疲猒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
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念所言
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
我實無辜而斷我身令成七分作七
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
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
斷七隨眠當知介時忍辱仙人者即
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
具壽憍陳那是故憍陳那見聖諦
已佛以神力除彼闇障令其憶念過
去世時便自見為羯利王佛為仙
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
不瞋恨反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
背昔願憍陳那聞已搵懷慚愧合掌

恭敬
法苑珠林卷卆二　第卅八張　合　字

法苑珠林卷第卆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